

抽

# 史外林儒論

何滿子著

上海出版公司



論 儒 林 外 史

—紀念吳敬梓逝世二百周年—

何 滿 子 著

編號：105

## 論儒林外史

類別：文學藝術

著者 何 滿 子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百書刊出數業經業許可證出書登陸號  
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346號701室

排版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地址：上海市西藏路337弄90號

印刷者 華文印刷局

地址：上海市治平路145弄4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定價：人民幣2,500元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第一版

字數：39,000

一九五五年一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18,001—21,000

印張：2 $\frac{3}{4}$

開本：760毫米×1065毫米1/32

才子珠爲唾，  
先生鐵作肝。

——吳敬梓：  
贈李俊南

中國文藝研究叢書



上海出版公司



---

定價 2,500 元

---

## 本書 提要

本書內容分九章，分別探討了我國傑出的古典文學名著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高貴的品質、偉大的良心。他的不願和封建統治集團同流合污的超拔精神，他的觀察生活、表現生活的卓越的藝術才能，以及他的不朽的巨著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和價值，這部巨著的內容在今天對於我們還具有什麼意義等問題。同時，也有力地批判了實驗主義論者對吳敬梓所作的不恰當的評價，澄清主觀觀念論者的謬說。

## 目次

一	吳敬梓的道路	一
二	爲人民的作家	七
三	風格卽人	一六
四	吳敬梓的理想人格	二五
五	照妖鏡下的封建社會	三三
六	吳敬梓的天才的性質	四四
七	表現方法的特徵	五〇
八	從楔子窺全豹	五九
九	『儒林外史』的價值和影響	六九
	後記	七四



## 一 吳敬梓的道路

儒林外史，是吳敬梓（一七〇一——一七五四）以封建士大夫的生活和精神活動爲『主文』的、詩人對他的時代生活的判決書。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

……精神活動微弱的人……做了詩人或藝術家的時候，他的作品除了再現出他自己所最喜愛的事物以外再沒有其他的意義了。可是當一個人，他的精神活動被由於觀察生活而來的問題所強烈地激發，而又恰巧賦有藝術才能的時候，他的作品就意識或無意識地表現出一種企圖，想要對他所感到的事物，給以活生生的判斷。●

●周揚譯：生活與美學，羣衆出版社版頁一三五。

吳敬梓便正是激發着強烈的精神活動，而又恰巧有藝術才能的一個人。然而，對這樣一個人和他的作品，卽連並非偽道學或腐儒的、而且知他甚深的程晉芳也尚且作了這樣讚賞中含有輕蔑味的惋嘆：

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爲斯人悲，竟以稗說傳！

那末，這部所謂稗說之遭到舊時代庸俗的知識分子羣——卽所謂『儒林』——的輕視，以及這個懷有超越凡流的心胸的作者之『終受歎於拙目』，就不足爲奇了。

●程晉芳：春帆集懷人詩十八首之一中句。

●文木山房集移家賦中句。賦中述及他自己『乃衆庶之不譽』的情況，有『……眷念鄉人，與爲游處，似以冰而致蠅，若以狸而致鼠』；『竟有造請而不報，或至對室而杖僕，誰爲倒屣之迎，空有溺塵之辱。』等句。當時受人白眼之現，殆難堪已極。又集中刊庚戌除夕客中作『減字木蘭花』八闕，其三有云：『田廬盡賣，鄉甲傳爲子弟戒』。可見吳敬梓所受的社會輿論的非薄，有常人之所不能受者。

生活在今天的我們，常常深感到舊時代欠了偉大的古典作家們一筆很重的債。不僅在物質上，舊社會沒有給古典作家優秀的精神生產以報酬，使他們往往終生備受生活的煎熬；特別是在精神上，沒有拿公道去對待他們的崇高而艱辛的勞動，他們嘔心瀝血的對人民的奉獻。封建統治思想把小說看成『街談巷語，道聽途說』，『小道』，『君子弗爲也』，『芻蕘狂夫之議』●斥爲『誣謾失真，妖妄焚聽』，『猥鄙荒誕，徒亂耳目』●……因此，我們前代的天才們不能把文藝當作他們生活中的主要的事業；在社會輿論的白眼下，只能悄悄地、像幹着一件卑微的勾當那樣地進行他們的創作；而專制的封建制度和庸俗的社會氣氛又壓低着詩人的想像活動。在這種條件下，只有那些具有偉大的心的勇力，敢於與世俗頑抗的高貴的心靈，才能衝破漫漫長夜的沉悶的空氣，唱出清亮的戰鬥的聲音來，宣示人民意志的終不屈服，顯露那培育出瑰麗的藝術花朵來的人民的黑土的深厚的潛力。吳敬梓便是這種傑出的人物之一。

●漢書藝文志論小說語。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論小說語。

吳敬梓生長於累代科甲的閥閱世家，他的曾祖輩弟兄五人，有四個是進士，他曾祖吳國對且以一甲第三人及第，『其所爲制義，衣被海內，一時名公鉅卿多出其門』。他的祖輩也都顯達，如吳昺是康熙三十年的榜眼，吳晟是進士；他的親祖父死得很早，也做了州同知。他父親吳霖起是康熙丙寅年的拔貢，出任江蘇贛榆教諭。在這樣聲勢顯赫的門第中，吳敬梓便廝混在宦宦、鄉紳、膏粱子弟、科場中人、名士、清客堆裏，看透了他們污濁的靈魂，識破了上層社會的種種醜相。宦宦嗎，一簇顛預昏聩、徇私舞弊的蠢賊；鄉紳嗎，一幫武斷鄉曲、趨炎附勢的惡棍；膏粱子弟嗎，一些不通庶務，仰仗父兄財勢，揮霍度日的昏蟲；科場中人嗎，一羣鼠目寸光、利慾薰心的陋儒；名士嗎，一夥附庸風雅的市儈和混江湖的吹牛匠；清客嗎，一堆騙子。吳敬梓如果是一個平庸的『精神活動微弱』的人，他可以充當上述的任何一種角色，在做社會寄生蟲的生涯中舒適地、渾渾噩噩地打發他的一生。但他不，庸俗、虛僞、卑劣和無聊的生活激怒了他，他辭謝了，鄙棄了命運帶給他的這些『恩惠』；他選擇了另一種行徑，挺身與命

運、與世俗搏鬥。紳縉家庭培養出了一個紳縉階級的叛徒。

當吳敬梓理解到生活中還有更崇高、更美好的東西值得追求的時候，他就杜絕了鑽營和仕進之意，將祖產在資助貧困者的豪舉中花盡，將庸奴們視爲金飯碗的祖宗基業視作敝屣，遠遠地離開了那對他側目嗤笑的家鄉全椒，駕一葉扁舟，卜居於秦淮河上。連士大夫視爲稀世之榮的博學鴻詞的徵辟，也託病不赴；甘

●胡適在吳敬梓年譜中，硬說吳敬梓不應徵辟是真的爲了生病。他的最有力的證據，是推薦吳敬梓的江寧教授唐時琳在文木山房集序言中的說明。但是很顯然的，如果吳敬梓裝病而首先不瞞過他的舉薦人，怎麼還能瞞過別人呢？唐序中「兩月後，敏軒病愈，至余齋，……余察其容頗頹，非託爲病辭者。」云云，自然同樣可以作爲唐時琳被他的裝病所騙過了的解釋。既然在這樣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上向外界裝了病，所以他在丙辰除夕述懷詩中，便也有了「夫何探薪憂，遽爲連茹厄」的句子，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託病的次年，就寫了酬青然兄一詩；既然連胡適也不得不承認酬青然兄和貧女行兩詩，分明是對應徵了他的他的堂兄的嘲笑，那末他自己的不願赴試，就極爲明顯了。不錯，他會應學院和撫院之考，但那可能是推薦者的盛情難却，也可能是試期和薦期迫近，倉卒間不能突然裝病之故。至於說丙辰除夕述懷詩中吐露了追悔未能赴試之意，也是極自然的；其一是要實生病之託詞；其二是，「難助糜人」、「患得患失」的矛盾心理，不能要求封建時代的吳敬梓完全克服。

願衣食不周，安貧樂道地度過他自己所歎羨的『嶽崎磊落』的一生，一如他的理想人物王冕似的。他的不平凡的遭遇，他的高傲的品格，他的不願和統治集團同流合污的超拔的精神，他的痛恨舊社會並毫不留情地揭露它的醜惡的倔強的戰鬥意志，以及他觀察生活、表現生活的卓越的藝術才能，集中地表現在他的不朽巨作儒林外史裏。

儒林外史的辛辣尖刻的諷刺，其矛頭正對着『儒林』，即封建統治思想的代表集團。吳敬梓恰巧以他的『稗說』狠狠地打擊了那些『稗說』的輕視者，那些衛道的『正人君子』。在今天看來，那惋惜其『竟以稗說傳』的程晉芳，當他興起了有些瞧不起『稗說』的思想活動的一刹那，也正代表了『正人君子』的腐朽的觀點，從而也就和那些鄙儒庸夫一道，成了他的偉大的友人『刻畫工妍』的巨筆所鞭撻的對象了。

## 二 爲人民的作家

具有制藝文章的家學淵源，且『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構者莫之爲勝』<sup>①</sup>的吳敬梓，要從八股文騙取功名，決不是難事；但他卑視這種奴性的『舉業』，卑視除了經書章句和墨卷以外一無所知的昏庸的干祿之徒。因此他『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sup>②</sup>。

瞧不起八股文和自以爲『代聖賢立言』的八股專家的，明、清兩朝的卓識之士中頗不乏人。例如顧炎武，就是攻擊八股取士制度最力的一人。他在日知錄裏說八股教育是『國之盛衰，時之治亂』的禍根；並且痛切地說：『此法不變，則人才日至於消耗，學術日至於荒陋，而五帝三王以來之天下，將不知其所終』

① 程晉芳：吳敬梓傳。

② 同前註。

矣。』吳敬梓也許是受了這離他未久的先賢的思想影響，當然更由於悲痛的現實的親歷目擊，使他對科舉制度懷着深惡痛絕的態度。在儒林外史楔子中，他也和顧炎武一樣，借王冕的嘴批評八股科舉制度道：『這個法却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得輕了。』他認為實行這種弊害無窮的科舉制度，是『一代文人有厄』。不但文人有厄，而且使全社會蒙受毒害，各階層的人們都給變得像儒林外史中所揭示的那樣陰陽怪氣。他認識和痛恨這種制度的危害性，因此畢生以全力和它進行鬥爭。

滿清皇朝統治知識分子的方法雖有多種，例如：初期的大興文字獄的屠殺政策，康乾兩朝的刪改古書以及設博學鴻詞科籠絡名儒等等；但最基本的手段還是變本加厲地襲用明代的科舉制度來訓練知識分子做奴才。只要這一制度行之有效，思想的禁錮便基本上達到了。任何意識領域中的鬥爭要是不妨害這一面網羅知識分子的制度，就不能在思想戰線上動搖滿清皇朝的統治。縱或在學術思想上有某些部門的進展，但這些進展在這一奴役制度的前題下，也只是奴隸甚至奴才的帶着枷鎖的跳舞：這跳舞也許真是精緻的、有用的藝術，可是却不能改變人



民的被奴役的命運。

魯迅先生在雜文算帳裏寫道：

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爲前代所未有的。證據也真够十足：解經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沒有看懂的古書……

……但失去了全國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却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還是折了本呢？

當然，魯迅先生並沒有叫人要輕視清代學者治學的功績的意思；他只是從歷史的教訓，揭露那些『大莫大於尊孔，要莫要於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的洋翰林胡適之流的真面目。胡適之流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勢力的統治下，拚命叫人不要問政治，不關心社會，埋頭到研究室去治學，仿

魯迅全集第五卷，頁五七一。